

朱永贞:荒诞与戏谑深处的故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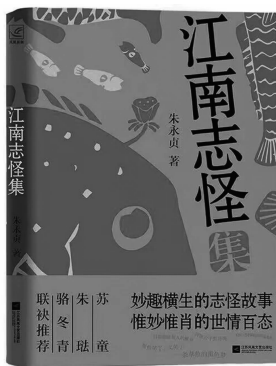


朱永贞



朱永贞

作家, 出版人。
生长于江南乡村, 后求学、工作于南京。
出版有《南白: 江南乡野叙事》《江南志怪集》。



《江南志怪集》
朱永贞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在干湖之县江苏吴江, 南白荡是众多湖泊中普通的一个, 位于江南人朱永贞的老家龙泾村以南。

南白荡这个名字自带诗意, 因何得名已不可考证。朱永贞曾作过这样的猜想, 也许是祖先中的某个文化人, 在晴天丽日或者小雨霏霏时, 站在南汀头上向南望去, 见白茫茫一片, 便将此水命名为“南白”。

在见证无数代人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后, 南白荡逐渐消失, 但离开故乡40多年的朱永贞却对连同南白荡在内的一草一木的乡村记忆无法释怀。

他以江南水乡“南白荡”为背景, 相继出版了《南白: 江南乡野叙事》《江南志怪集》, 后者新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, 聚焦于灵动而幽冷的水生动物世界, 描绘了一个个奇特的鱼生鱼相, 组成了一幅江南志怪的微缩画卷。“每个人与故乡都在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, 在思想深处植入自有记忆起即有的情怀, 并以相对固定的标识加以书写表达。我在努力建构一个关于鱼的标识。我只是讲故事, 以我的方式写历史, 弄一点乡愁罢了。”

所以, 朱永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, 南白先生。

现代快报+记者
姜斯佳 王凡/文
牛华新/摄

1

朱永贞是一个与水有缘的人。儿时生活在老家吴江, 出门就是一条河; 如今, 他的办公室窗外是南京著名的玄武湖。看着眼前的湖, 他常会想起家乡的南白荡那烟波浩渺的样子。“在吴江, 用湖、荡、漾、潭、兜, 这些字命名的湖泊非常多, 南白荡算很小的, 排不上号的, 但即使如此, 它也比玄武湖的一半还大。”

生于水乡, 朱永贞5岁就会摇船、游泳, 家里的大人在田间劳作, 他和小伙伴们有时会去偷偷听隔壁小学的老师讲课, 老师生病不来上课的时候, 离家最近的龙泾和南白荡就成了孩子们的“托儿所”。

“从我们家往河边走只有三步路, 台阶上面就可以看到小鱼、小虾、小蟹和水草。我家边上那条河叫龙泾, 龙泾的南边连着南白荡, 北边是沉菜荡。龙泾是一条重要的泄洪通道, 水流过的时候非常湍急, 也非常清澈。它的外形就像一条龙, 两边有河汊, 就像好多个爪, 传说中是龙被劈死后掉落在地上, 形成了龙泾。南白荡里还有一个小岛叫龙头湾, 后来叫龙头围,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, 龙头围生长的稻米非常香, 但是岛上长的草木却不多。”

这样的自然环境, 对孩子们来说可玩的地方有很多。南白荡边上有弯曲的堤岸, 堤岸边鱼虾、水草丰富; 龙泾河边搭着很多停船的草棚, 类似船坞, 当地人叫它“厰”, 那是朱永贞和伙伴们夏天最喜欢去的地方。

“厰”上面遮阴, 所以水也很冰凉, 渴了可以直接捧起河水喝, 沿着柱子有很多鱼和虾, 要是饿了就把虾扒开直接吃。“厰”的顶棚草坯子里面有麻雀窝, 有时候还会在里面捉到蛇, 蛇的皮肤摸上去是有鳞的、毛糙的, 小时候我们说一个孩子要是经常打掉碗, 说明你的手上不毛糙, 就要用蛇皮搓手, 给手增加摩擦力, 就不会打碎碗了。”朱永贞回忆, 那时候虽然贫穷, 但是很快乐、很充实。”几十年过去了, 朱永贞还会梦到小时候这些具体而生动的生活场景。那样的自然环境如今在江南地区已经鲜少看到, 朱永贞偶尔回到吴江, 发现故乡已经变得工业化, 成了长三角核心区的核心。

但味蕾的记忆是恒久的。朱永贞不时会怀念小时候故乡鱼类的丰富, 鱼虾的美味。“我在南京吃到的螺蛳跟我家乡的螺蛳完全不一样, 我们故乡的螺蛳真的又肥又嫩, 包括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鳊鱼和鳊鱼, 那些鱼的味道可以说是真正的自然之味, 鲜美无比。”每当这种时候, 他就会忍不住写下一点关于鱼的文字, 酒过三巡, 他的文字也跟着飞扬起来, 沾上了些许玄幻色彩。就这样一篇篇幅少成多, 《江南志怪集》应运而生。

2

吴江, 是一个有些典故的场所。史传西晋的时候, 有位叫张翰的人, 在外为官多年。忽一日想起家乡乡里的鱼散发的诱人美味, 又想到官场的纷扰, 便立刻抽身走人, 收拾了行李回到家乡, 于是有了“莼鲈之思”的典故。于朱永贞而言, 南白荡何尝不是他的魂牵梦萦之地? 所以, 南白荡成了他笔下志怪们闹怪的主要场所。

在好友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骆冬青眼中, 《江南志怪集》可以用“老鱼跳波瘦蛟舞”来概括: “朱永贞的江南水立方中, 游动着的, 大多是老鱼类。观鱼者, 带着八大山人的冷眼、卡夫卡异化之眼, 以及

苍老的庄子的物化之眼。”

在朱永贞笔下, 黑鱼是会笑的。同伴们一条条变成餐桌上的美食, 这条剩下的黑鱼“实在受够了臭脚桶的味道, 受够了这几百立方厘米逼仄的空间, 也受够了这泛着灰白色泡沫的脏水, 更受够了时不时降临头上的死亡威胁”。当死亡就要降临到这条黑鱼身上时, 作者希望它“如英雄豪杰那样, 视死如归, 然后物我两忘, 纵情大笑。或者, 仰身长啸”, 但这条黑鱼却让作者失望了, 它听说主人要把它放生, 忍不住偷偷笑了, “居然露出了一脸的谄媚相, 一副讨好的表情。即便刚强如黑鱼, 也会在生死选择的当口表现出如此卑微的模样”。这令作者“心中不免生出百味”……

《江南志怪集》表面写的是鱼虾龟鳖, 是乡野故事, 其实根本上写的还是“人”。作家仿佛化身成老鱼, 从鱼眼中观察人间百态。朱永贞笔下建造的那个光怪陆离的水下世界, 令人对他的想象力称奇。他仿佛掌握了某种“通灵术”, 能与动物交流对话。比如, 一条草鱼有黑鱼梦, 它想像青鱼一样, “被切成了段, 先是浸泡在酱汁盐水里, 接着又在油锅中炸成金黄色的熏鱼块, 然后装在白汤面、红汤面中端上桌, 摆放在在流着口水的人们面前。耶, 我的鱼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!”它认为“鱼的贵贱, 由人的那张嘴来决定”。但青鱼听了非常惊讶和不解, 它的梦想是“在江河湖荡里悠游任性, 一身青鳞, 又像意气飞扬的江湖豪强大侠, 又像富态贵气的江南巨商大贾”“决不是被杀加工后奉为油炸经典食物, 也决不是让人们齿牙咬嚼, 口水吞咽, 从而满足饕餮之徒的欲望!”

事实上, 那些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故事亦有着“非虚构”色彩。以《斜着眼睛看人的鳊鱼》为例, 记叙的是年少时的“我”在南白荡中捉鱼摸虾的岁月。有一次“我”徒手捕捉一条“斜着眼”看人的鳊鱼时, 不慎被鱼背鳍上的刺扎伤了手指, 立刻感到“一阵剧痛, 从手指传向心脏, 传到大脑”, 甚至到了夜里还“发起了寒热, 无名指上的疼痛有节律地带动心脏超常跳动, 并且带动头上的青筋也超常地伸缩, 那感觉真是非常难受, 生不如死。”

有时朱永贞和朋友一起喝酒, 朋友会笑着说点一条黑鱼或者鳊鱼, 看看黑鱼会不会笑, 再看鳊鱼是不是还斜着眼睛看人, “我看到鳊鱼上桌, 内心当即惶恐, 左手无名指就会有跳疼的反应, 瞬间带来心脏、大脑超常跳动, 记忆深处还会泛起阵阵涟漪。时间过去几十年, 鳊鱼斜眼看我的神色, 犹如神性一般种在了我的心中。”

如先锋小说家、《安南怪谭》的作者朱砦在为《江南志怪集》撰写的推荐语中所说: “这些志怪文字不止有古志怪的精悍, 亦有古寓言的深讽, 还有古世情小说直视现实人情明暗不定的手笔。所谓鱼生, 也是离不开水的人生。而所谓志怪, 何止庄子所谓齐谐, 亦吴语也。”

3

读过《江南志怪集》的人, 总不免由鱼联想到人, 正如张平在一篇评论中所说: “《志怪》的鱼们钓的是人之将死才会看淡的名利, 是借口追求事业其实忙碌的欲念。欣慰的是, 《志怪》把人的名利追寻嫁给了鱼, 让它们也体会名利的诱惑力量和美好。这诙谐的一笔, 含蓄地给人留了面子, 也含蓄地掌掴了人的面子。”

不过, 面对“讽喻现实”等诸多

深层解读, 朱永贞本人却一直保持着无可无不可、四两拨千斤的态度: “我写的东西, 既像短篇小说, 又像民间传说, 读来如同成人寓言, 又似乡野故事。这东西随酒性发散, 也适度作一些收敛。思想深刻与我的作品无关, 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博人一笑, 或者令人长叹几声。如果说有些地方你读来感觉到一些深刻, 那就是我喝酒后从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思想。”

中国从古至今志怪文学非常之多, 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, 到东晋出名的干宝《搜神记》, 再到《聊斋志异》, 这些志怪故事更多被赋予了一种道德劝诱和教化的功能。“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, 我就想讲一个故事, 开心一下就完了, 过多的道德教化或者劝说太累了、太沉重了。尽管人们误解、误解、难以识别, 但我所努力构建的就是鱼和虾蟹的世界, 我不努力去对应现实社会与现实生活, 因为这是非常愚蠢的, 我只是写鱼而已。”

同样是鱼的意象, 与《老人与海》和《白鲸》也是不同的, 朱永贞笔下的鱼又有何独特之处? “我觉得我所写的鱼、虾和蟹都是普通的、细小的, 处在宏大叙事之外, 小里小气的。但它们也是有一定的灵性、非同一般的。”就像汾湖的螃蟹, 湖中几乎所有的螃蟹都是一个钳子大, 一个钳子小, 而附近的三白荡、南白荡里螃蟹却是正常的, 其中原因至今没人能说得清。

《江南志怪集》在表现手法上虽强调玄幻, 但其实主要还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观察。比如朱永贞写“白鱼阵”, 那是他儿时亲眼所见, 每年到了五六月份的雷雨天气, 白鱼就会集聚在一起, 浩浩荡荡地游行, 就像马拉松比赛一样, 白鱼阵经过的地方, 其他的鱼不被挤死, 也会被挤得奄奄一息。还有他写黑鱼和白鱼的对话, 也是基于现实。白鱼觉得现实世界很好, 面对南白荡的急流, 可以逆流而上, 也可以顺流而下; 但是对于黑鱼来讲, 它的流速并不快, 外观也很显眼。黑鱼产卵的时候, 往往是一大群黑鱼一起游, 老黑鱼在前面, 刚出生的小黑鱼跟在后面, 非常招摇和危险, 所以老黑鱼说只有在混沌的地方它们才能活下来。

“与其说我是在用鱼眼看人的世界, 不如说我是以人的视角代人和想象鱼的生活。”让朱永贞印象深刻的是, 每年吴江的梅雨季节, 雨水落到农田里, 又从农田渗到沟渠, 流入南白荡, 这个时候所有的鱼, 特别是鲫鱼、鲤鱼会逆流而上抢滩。为什么抢滩? 因为后面有更大的鱼在追赶, 鲫鱼、鲤鱼的抢滩, 是从趋于灭亡的世界去看看新的世界, 所以激流勇进。

还有一些故事来自朱永贞小时候听到的传说。在《南白: 江南乡野叙事》中, 他写到了一直让自己困惑的“龙肉”, 那是在家里的梁上挂着黑乎乎的一坨肉,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, 没人清楚, 它就这样世世代代挂在梁上, 从祖先那里传承而来, 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, 成为特殊时期的一种寄托, 染上了神秘色彩。现在则成为人们对特殊时期艰难生活的一种记忆。

说到底, 还是乡愁。作家苏童给出了精准的评语: “《江南志怪集》展现了一个作家的奇思妙想。在荒诞的故事与戏谑的文字深处, 珍藏着作者对故乡的记忆和对童年的眷恋。掩卷回味, 仍有乡野烟火的香气扑鼻而来。”

“我的江南系列还会继续写下去, 下一部我准备写艰难探索时期的家乡美味。”朱永贞说。